

山

叶琛

也开始有了边，松针在阳光的照耀下显露墨绿，整座大山瞬间开朗起来。

我继续上行。百山祖最高峰有个好听的名字——雾林山。正如它的名字，常年云雾缭绕增添了不少神秘感。我不知道这种雾气氤氲的朦朦胧胧是否就是人们意识里所认知的仙境，若是，那么云雾就成了仙境的必备要素。由此可知，它应该给予了人们很多很多对自由、隐秘、美好的各种想象。忽然想到境界这个词，它是一种气度，一种自我修持的能力。山的气度、潮湿雾气的吸引、大自然的修持，让一个独坐山尖人的心情很容易就贯通起来，也让逃离变成一种顺理成章的风景。

云雾充盈的世界仿佛一个迷宫，但植物们、鸟兽们总是能准确地找到回家的路。这白色烟絮始终交替地围住它们，像是要为它们围合起一个鲜为人知的村庄，为它们守住隔绝尘世的所有秘密。

不可否认，百山祖的雾是有感知力的。山峦间行走，银杏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的摇曳时断时续，透过雾气似乎可以猜测它想抓住这片空茫的想法。成熟的种子裹在坚硬的壳里，显得有一些羞怯、内敛。我十分喜爱这白色果实，它让我想到一个人的完整人格，情欲、智慧、个性、敏感、世俗憎恶等等，它的形成就像是一部作品，不需要强调规范与标准。当然，于天地万物来说也是如此，一切的日常景象都可以与山川大地和谐相呼应。

百山之祖，日复一日迷雾重重，它隐秘的部分是我永远未知的，我也没有要去弄清楚的意思。我想用最简单的办法，让这座雾气缭绕的大山察觉到我对它的好感，但是如果它没什么反应，那就各走各的路，我完全可以独自停留在想象、等待和一如既往的向往中。

二

百山祖，从词意上就已经用足了一种气势表明它的身份属性。巍巍的高山之上，芒杉、柳杉、香樟、合欢、刺桐在自由而宽大的世界里随心所欲；云豹、黄腹角雉、猕猴、大灵猫、白鹇，它们是这座大山的主宰者，密林深处形迹可疑。然而于我而言，对一个地方的印象似乎从来都没有过整体的概念，真正吸引我并为之存储下记忆的，更多时候是那些细微的事物。比如说下在百山祖的一场秋雨。雨是季节的提醒者，我以为它就是拉开秋天大幕的那只手。在你毫无防备之时，它稀稀疏疏地洒上一阵后就走了，扰得密密匝匝的树叶都有了扑棱欲飞的想法。我曾为它讨厌的不负责任而感到忧伤，但转念又为它的俏皮可爱而感到欣喜。

虽说百山祖是个不缺水的地方，浅溪流水、飞瀑碧潭处处皆是，但是再发达的水系也替代不了雨水的降落。这天外垂落之物把万物连得更紧密，山体弥漫升腾的水汽之下隐藏着大自然的无限神秘。我曾以一个游者的身份，在一条野径里行走，灌木依旧葱茏，鸟鸣和山涧之音也近在咫尺，阳光明媚高悬。就在我以为可以可靠地拥有这样一个闲散静心的午后时，忽然一阵小雨阻断了我的去路。白天花的雨点落下来，它们落在树桠上、草木间，也落在我的脸上。伴随着雨点簌簌落下的，还有不知名的细小颗粒状的树籽，它们相互拥挤着打在我身上。同行的朋友和我说，在百山祖，夏雨多，春、秋雨次之，冬雨少，这是百山祖降雨的规律，你要适应一阵随时等候着你的雨。他的话让我觉得，这片神奇的大地上，雨这个精灵像是无时

无刻不在山林的某个隐蔽处窥视着我们，它的出其不意更多时候像是毫无目的的一场游戏。

我在百山祖不止一次与雨邂逅。本以为并非自己热衷于雨天登山，但后来渐渐发现，在潜意识里，我还是极其喜爱雨天的百山祖的。一阵雷雨酣畅之后，阔叶林间哗一声好像涌起重重的浪音，高大的树木，茫茫望不到边的阔叶之林像是与世隔绝的秘境，随时都可以发生公主和王子的童话故事；往观景亭上一坐，就可以自在地盘点百山祖的景色，风藤、光皮桦、甜槠，当它们倾身于自己时，只有一阵雨能为之触动；百瀑沟的水面，细雨混迹其中，就连周边的水草也不能将它们分辨。

记不清是谁和我说过，能把一场雨看完整的人是有福之人，这句话了。在山中观雨、听雨，独自把虚无的一天耗尽也不觉寡淡。当然，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对时间的浪费。宽广的山林之中，我就这样一场接着一场去看、去听，它们总是会在我的体内激起山中岁月的浅淡回音。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百山之巅大自然古老残遗的一株冷杉，与时光里的孤独越来越熟悉，与风霜雨雪越来越亲密，四季轮回，把我的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周密。

身陷百山祖，雨打落叶的沙声，让山中的寂静找到了一个可以妥协的理由。不远处，雨急促的脚步声又追来了，一下子让我的生活有了真实感和重大感。雨就像是一种幸福激素，给予我无限的自由感和最为深重的快乐。山中的一切，都在一场秋雨中展现着自己最为光鲜亮丽的一面，它们和我一样也不急着审视自己，一味地在盛大的节气里张扬生长，然后一点一点散开自己，在对自我的认识和对这座大山的认识中，慢慢深入。

白竹村走笔

杨铁金

白竹村，在缙云县壶镇，环村皆山，所见半是翠竹，半为榉枿。

该村是红色革命根据地。1929至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三团三营驻于此。村里许多热血青年参加了红军，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殊死斗争。

如今的白竹，群山环抱静默，溪水清澈见底，岁月安好。

今年农历八月十四，白竹村开展了一个小型的榉枿文化节。永康、磐安等地的客人纷至沓来，我和缙云好溪文汇的一群朋友也参加了文化节。

榉枿文化节的座谈会上，主宾们谈论最多的是白竹村绿色与红色资源的利用开发。白竹村世代传承的传统特色小吃榉枿豆腐自然就成了大家关注和谈论的焦点。

榉枿树是一种常绿树种，学名石栎。长有椭圆形坚果，个头不大，顶端尖，栗褐色。中秋过后，脐托上的果实就会松动、脱离，人们便可从枝头摘取，地上捡拾。

果实晾干去壳，浸泡于水，磨成浆，以纱布袋沥去渣，留浆水沉淀澄清，倒去栗褐色水，注入清水摇荡，反复沉淀，直至上清下白，将沉淀物取出晾干，榉枿粉成。

榉枿豆腐，顾名思义，就是由榉枿粉制作的凝胶状食品。将榉枿粉加水调和，倾入一大锅烧开的水里煮沸，盛出待凉，以薄铜皮制成的两面刀划成小方块，置于碗里，即可享用。若放糖、添油、加醋味更佳。糖可红可白，油为薄荷油，醋是陈年香醋。榉枿豆腐嚼之柔韧，吞之爽滑。在民间，榉枿豆腐有时是一种统称。槠、橡、栎等坚果，甚至是地里的番薯，皆可水磨出浆，沥晒成粉，化为一碗晶莹透亮的栗色豆腐。但唯有长在海拔数百米山间榉枿树出的粉，方可制得正宗榉枿豆腐。

榉枿粉还可制饺子皮，比面粉做的更有嚼头。榉枿粉也是一味药。暑热天，婴幼儿出痱子，或大腿根部、手臂腋窝等处，因出汗、摩擦出成片的小红斑点，用榉枿粉涂抹，去湿止痒，有奇效。因此，大家都觉得白竹村榉枿粉这样丰富的绿色资源，其食、药用功效，都大有开发的价值与前景。

谈论到绿色资源的开发，有人还建议到该村最高峰山虎岩去看看。山虎岩原先也是一座长满毛竹与榉枿树的大山。现在路的两边却是种着水稻的层层梯田。稻穗已经饱满，再过个把月，稻谷就变金黄。那时与周围的青山、红叶构成深秋的壮景，一定很美。

上山的道路被雨水冲刷，变得沟沟壑壑。平时上山的车辆不多，路中间已经长出一带或宽或窄的野草，有的茎秆高高立着，成熟的草种扑洒在车头，在前窗玻璃上跳动。从山脚沿着崎岖山道大约行驶五公里，地势渐平缓开阔。我们在一幢四面透风的木结构楼房前驻车。楼里跑出两条狗狂吠。一个壮汉从仅高一尺许青砖壁后出来，一边将狗拴住，一边热情招呼我们。

有人开着沙滩车上来，问我可要去山顶看看，我欣然应诺。到达海拔736米的山虎岩顶，环望八方，顿觉天阔人渺。此地为仙霞岭与括苍山脉的交接处，可谓坐一山而观三府四县。三府者，古婺州、处州、台州；四县者，缙云、永康、仙居、磐安。北面，永康境内的最高峰，海拔930米的黄寮尖，若触手可及。东望，重重叠叠的山峰如同笔墨国画，远近深浅。最高的叫青梅峰，海拔1413米，被磐安县旧志称为群峰之祖，诸水之源。山与山之间，有几处是农家村落的灰瓦白墙，还有施工中的磐安高铁站。视野尽处，许多巨大的风车立在天际线，仙居的风正推动着白色叶片悠悠地转动。乡土与现代的融合，正在这里发生。

我的目光转向西北，越过浓浓淡淡的重重山峦，寻觅来时路。云层涌过来，遮挡了阳光，缥缈了峰峦。乌云会聚在我的头顶，感到马上就要掉下来砸到我。我们赶紧坐上沙滩车，颠簸着回到半山腰楼房。

雨随风而至，四野皆茫茫。空荡荡的楼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这里的好景色，榉枿豆腐的好味道，还有当下的好政策。并希望白竹村能做好生态文章，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



尚仁秋色

程昌福 摄

“兵”在征途

蓝义荣

我有一个喜欢的棉帽，保存多年。小时候爸爸用红纸剪了一个红五星贴在上面，让我瞬间在那个冬天成了山寨小伙伴中最靓的星，也让我对兵有了初始概念。我还很喜欢听村里的长辈们讲红军到畲村的故事，这些故事慢慢解化成一种动力，让我一直走在了兵的征途上。

18岁，我高中还没毕业，就迫不及待地去报名参军。1990年，国家首次一年内两度征兵，我立即参加了春季兵选拔，各项指标都合格，可惜名额有限我没能入选。到了冬季，我再次参加应征，清晰记得是1990年12月3日，我接到了口信：到县人武部领取入伍通知书！红红的通知书封面上，印着金边的红五星。我攥着通知书，一路急行15多公里山路回到老家，把通知书交到爸爸手里。爸爸很平静，叮嘱我到了部队一定要肯吃苦。

新兵连三个月，总算算到苦头滋味了：练军姿，脸被晒脱了好几层皮；练倒功，双肩肿得军装都脱不下来；练射击，双手酸痛得端不住饭碗。在训练场，战友一个个累倒下，又站起来继续练，即便晚上睡觉，也

得随时准备紧急集合，练绕10到15公里；记得到部队的第一个大年除夕，大家正准备吃年夜饭，突然传来命令：附近某监狱有人逃脱，人可能藏在新兵连附近的桔园里。于是新兵连立即投入搜索。当时还下着雨，桔林里非常泥泞，战斗结束时一个个都成了泥人。因为轮流洗澡，很多战士在澡池门口就地睡着了。

这三个月，是部队熔炉的底子，对于每个新兵来说，更是人生中破茧成蝶的营养剂，成为了之后征途上的力量之源，也正是这份苦，让我在部队的军旅生活中，实现了从一位普通战士到军旅记者、军旅诗人的蝶变。

去过部队，却没过过边疆，多少有点遗憾。

时间到了2014年，机缘巧合，我接触到了一批援疆干部，去边疆的兵心，再次被激活。

位卑不敢忘忧国，一片兵心赴疆来。2015年清明前后，我作为援疆记者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在援疆指挥部，我始终保持着兵的作风，和农业干部去地头，与项目干部下工地、同边疆公安到一线、跟

援疆医生去基层，将欣欣向荣的大美边疆风貌和奋发有为的援疆干部风采，通过网站、报纸、新媒体立体呈现。

大美边疆，回赠给我的是更多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与历代征人的豪情。从沙漠绿洲到雪域天山、从粗犷南疆到秀美北疆、从龟兹新和到风情喀什、从西域古城到建设兵团，我一日一诗、一地一诗、一事一诗，将大美新疆、边塞风物、援疆豪情记于笔尖，凝字成诗。在这一刻，我仿佛与古代戍边将士，马上有相逢，与边塞诗人，笛中闻折柳，边塞诗作《援疆路上》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获市级文艺精品奖励项目，留下一位战士纵马边疆、兴边有我的兵心。

2019年，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活动的春风，吹醒了埋在我心里数十年的红色老区乡村振兴梦。

作为一兵，我又回到了当年出发的地方：梦里老家，红色老区。昔日的老区村，红军6次到达这里，畲汉党员群众在这里为脚蹶受伤的粟裕疗伤，云和游击队在这里挥斥方遒，云景第一哨在这里决胜百里，穿过硝烟的老党旗在这里漫卷

畲乡。而此时的老区村，萧条破败，默默无语，就像一位深藏功与名的老兵，我默默地向老兵鞠躬，并以自己的行动致敬前辈荣光、赓续红色血脉。

我迅速开展战斗，首先是整理了数万字的老区村革命史料，并自费建立了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畲族堡垒故事馆，同时在媒体上推出了老党旗等相关报道。老区村的党员干部和群众，就像当年支持革命一样齐心协力，在各级党委政府、统战民宗部门的帮助下，修复了古枫红军讲坛、红军宿营地、红军战壕、红军路、烈士墓等，推出战斗黄家地、忠勇严山村初心研学线，短短两年时间，吸引了15000多名党员干部、学生群众前来接受革命洗礼，老区村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发挥出红色价值，并获得县市级诸多荣誉。如今，走进老区，道路正在拓宽，党章党旗学堂、云景第一哨、会师广场、云景区委旧址修复等工程正在实施，一个浙西南老区畲族红色高地正在成型。

流逝的是岁月，不改的是兵心，我将永远走在兵的征途上。